

三怡堂叢書

紫山大全集

五四

三怡堂集

卷之六

七

紫山大全集卷九

元 胡祇遹 撰

記

翰林院廳壁記

文辭之功亦大矣賢哲之君重之而不輕急之而不緩豈徒然哉堯舜之盛德大業固可以澤當世而福後人然一傳而得朱均不惟身墜家聲而紀述傳詠之辭口亦不能道向無二典三謨千百世而下泯泯焉其孰知之窮天地亘萬世使人得見唐虞之美巍然煥然如白日之在青天五篇之書之力焉下至禹湯文武成康漢唐之英主紀於

書歌於詩錄於史冊久而益彰者皆是也茲特身借文辭以得名至於生前因文辭以濟事如訓誥如誓命聳羣聽愜羣望定大業翦大凶者又豈特以飾口舌之虛言哉尉佗之負固東西萬餘里萬甲不易服一折簡而臣之奉天之兵威不可制利不可勸一詔而士氣百倍是又可以文辭爲無用哉若夫奉咫尺之書傳數寸之檄以代百萬之重者亦文辭之力也至於太平無事發德音布明令勸善懲惡黼黻皇猷藻飾萬物絲綸一出四海聳聽又不可斯須而廢也竊惟匹夫之治一身萬乘之治九有言行而已匹夫之賤猶胥顧於箴言其發有逸口萬乘之言可不

慎歟故伊尹之戒太甲曰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君德之
聖則言而世爲天下則然而秉筆代言之任苟非其人敗
事於目前貽笑於萬世豈小小哉故前人謂之出納王命
王之喉舌自龍作納言而下代不乏官歷漢至唐盛萃羣
賢而以言爲任謂之翰林備顧問與參決時人謂之內相
我太祖神武混一區宇未遑文治太宗繼體守成大比羣
儒粗成文辭者賜一爵復其家定爲國典崇文之志於古
有光皇帝踐阼之某年立翰林院自承旨而至應奉凡若
于人自時厥後內則王侯之拜封百官之制誥外則遣使
四夷懷柔遠人凡王命言必以文每視草聖聰虛注宸衷

黠竄必辭理兼完而後可彬彬郁郁炳炳琅琅聳扶杖之
聽拭思化之目於戲盛哉然而登瀛洲者不可以不紀其
創置之始以備異日史策之採擇焉某官某人月日書於
院之廳壁

國史院廳壁記

國有史史有官尙矣周官宗伯之屬太史卽其司也老聃
爲柱下史漢武帝置太史令以司馬談爲之談死子遷繼
之故世號太史公東漢班固除蘭臺令父彪作東漢書因
仍循習代代不廢而所司之事亦各不同周禮太史掌建
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法掌則以逆官府都鄙之治

正歲年以序事頒之於官府頒告朔於邦國大祭祀其執事卜曰是蓋主紀錄明歷卜故凡邦國計簿及天官歷律典則禮儀皆兼之玉藻云天子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漢制天子計書先上太史令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兼明天官至於近世則專以紀錄爲職餘皆不與焉然上自祖考受命之聖神天子之一起居一語言大臣百官之一舉措一應對皆得耳聞而目見退而書於冊下及禮樂刑政之美惡遐方異域之服叛列國風俗之疵美天象地質日月星辰風雲之徵變山林川澤水火草木百物之妖祥閭里歡戚之聲容雲林隱逸之奇特與夫忠臣孝子

節婦義夫以及弑逆之惡莫不詳悉隱顯原究情僞而備書之不溢美不隱惡覈實昭真善足爲法惡足爲戒藏之金匱秘之石室人主不可得而觀誅姦諛於九原發潛德於冥漠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史官之職也秉筆者可不難其人哉嗚呼政有似可緩而必不可緩賢者以爲急昧者怠而弗舉史筆之謂歟以禮樂刑政之實而方之以虛文似爲可緩以一士大夫之家有系有譜牒有先世遺訓有子孫遵奉可紀之格言成法而况奄有九有受天明命開萬世無疆之洪業聖祖神宗宵衣旰食殊勲盛德巍巍洋洋在人耳目者不可勝錄而無一言以紀之此英明賢

哲之嗣君所以急之而弗敢失墜也皇帝卽阼之某年從翰林承旨王某之奏斷自宸聰勅中書省立國史院仍合翰林院太常寺三而一之一時受職者凡若干某某竊念記事者史官之職也史院之樹皇帝之孝思我朝之大典不可以不識其歲月且前代百司廨壁皆有記記其隆替廢置前後職員之名氏因以示警戒之辭噫有其名而無其實君子不可以虛拘矧重以辭林之清華太常之禮儀集於厥躬守官者宜無怠無忽

太常博士廳壁記

經言禮樂不可斯須去身非禁戒之謂欲去而弗能也首

尊而足卑首貴而足賤禮也冠雖敝不以苴履此天理人情之自然也有人於此貴足賤首人皆以爲狂且病矣心平氣舒百體融浹五音清和者樂也反是則爲悲哀爲厲怒爲強梗爲吐咤非樂也一人之身心禮樂不可去況有國有天下者乎故舜命伯夷典禮而夔典樂成王命六卿宗伯掌禮樂古之聖王之治天下禮樂而已越禮違和頑嚚抵冒而不可化然後糾以刑政非得已也殘暴如秦而官置奉常佐以丞屬有太樂此又見禮樂之根於人心而不能已也漢因秦制景帝更奉常爲太常列之九卿而尊大之諸博士皆屬焉博士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選通經

博古者爲之員至數十人出則補守相博士之選不爲不
稽外補也不爲不重蕭望之猶以爲憂未忘本前人之崇
禮樂重儒士概可見矣歷唐至宋皆樹焉金有中原惟國
子學太常寺置博士各二員視漢唐之制亦少衰矣是蓋
禮樂之文而禮樂之情禮樂之功用咸無焉皇帝天亶仁
孝奉太后以溫敬祀祖考以誠嚴又以比俗樸而寡儀直
而少溫卽昨某年朝覲會同之儀旣已畧舉於是立九廟
奠神主太常之禮樂燦然一新牲牢酒醴粢盛菜果潔馨
肥腍鼓鐘竽笙磬瑟篪簫調均和不尊罍俎豆罔不備具
舞師樂工贊禮引奠奔走奉執之士無一闕陋攝官代禮

登降有秩始終嚴肅聖衷夷粹神降之福一時供奉百職
洎諸執事者禮成而歎曰宗廟儀音復獲觀聽皇帝孝敬
刑於四海雍雍熙熙同享太平何事如之後某年勅宰相
立太常寺官畢備仍分隸旬民戶四百七十以供祀事有
司請議以翰林侍讀學士徐某爲寺官長少卿則翰林直
學士高某寺丞則翰林待制楊某兼之又設兩博士以應
奉翰林文字周砥胡砥通攝其事博士有印章有廳宇既
辱命砥遜輩私自喜愧相與語曰禮樂之爲治宗廟之嚴
煥天開聖人廢五六十年而復興使四方之人化質直而
揖讓易鄙野而雍和報本以歸厚追遠以廣孝聖教皇風

不疾而速文職之臣寧可不紀其所自耶且博士之清選
通古今明典禮吾二臣者惡能當之是又不可以無言某
年某月日記

政府判器識齋記

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何謂器襟宇度量是已故前
賢論人曰豁達大度又曰洞若城府又曰汪洋如萬頃陂
又曰陳元龍湖海之士推而至其極則包含洪大無不覆
載何謂識見微而知者以既然而知將然以吾之一世而
知未來之千萬世推而至其極則容光必照明燭六合故
君子不學則已學必至如是而後可識欲進則必務窮理

器欲六則必務容物二者日進區區文藝可不學而能量
若斗筭識如面牆雖辯若懸河才能應變不過博聞強記
拾涕唾踵陳跡而已耳某立讀書之齋於私第求名與言
某器識有足尙者余恐其臨下爲高狃於小成請以器識
扁齋之楣而大書焉仍以是告

西治記

民生日用斯需不可闕者五材也木水火土成不以智力
隨取隨得智不足則成不能必力不贍則得之不饒惟五
金爲然鐵於五金直卑品下切用急須則反居黃白金銅
錫之上世無黃白金銅錫則可鐵不可無也故有鐵官以

其用廣而利溥也爲民者四而後世兵別爲五兵鋒鏑函
刀爲本不堅利雖有虎旅百萬與無兵同農之耘耔植穫
一動作一云爲器之用鐵十居八九百工居肆以成其事
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士與商技業雖不專於
器用而身與家人必用者鐵亦處其六七然則鐵之爲用
豈閒緩細微之物歟雖三尺之童能知之我朝右武重農
田畝日闢疆土歲擴鼓冶鑄鍊明不可廢某年立銅冶總
管府鈐束諸道冶三年而上計戶曹戶曹會貯積之數可
抵十二年用不必勞民呈省散冶戶於民廢罷諸道冶洎
其總鐵官曾未三年前日所報之數交未十二三諸冶庫

藏空竭是蓋總鐵官不爲研窮盡實冒從治官之虛文省
部又從而行之故有此弊兵需必不可闕致有銷農器以
應造作至元十一年秋復立諸冶太原在諸道爲上路建
於府西南七舍而近山行六十里舊冶所在唐爲某宋爲
永利監金爲大通監陳堯佐宋琪呂誨常領其事我朝亦
置積有歲年隨近例偕罷鐵性剛利精堅少加淬礪則無
物可敵凡隸冶戶千官二員提舉爵五品國之爲國惟農
與兵鐵與農兵其可無也雖然日中必慧操刀必割勢使
然也狃甲兵之利以貪不毛恃其有備而不戒不虞俱非
中道我朝兩無是弊治安已久而不忘兵庫廩充實而立

官訓農憂器用不足而復置諸治地不愛寶貢金九牧大
食之刀不足以爲利肅慎氏之矢不足以爲勁郟氏之鼎
不足以爲寶惟農富兵強皇威神武而不殺是不可以不
識前此治官首尾三十餘年者交城謝氏父子也屬官干
戶鄧某與有力焉具石未文而治廢因今復興請併記歲
月某年月日某官再拜書

江陵府新驛記

匹夫環堵之家而舍客有位人跡所通之路必有逆旅主
人矧通都大郡使者旁午舍館者不設雖三尺之童亦知
其爲不可然而廢墜而不舉阨陋而不張汙穢而不治者